

百种语文

小丛书

曹先擢

主编

汉语词汇 新讲

HANYU CIHUI XINJIANG

周荐著

汉语
词汇

语文出版社

<http://www.ywcbs.com>

百种语文小丛书

HANYU CIHUI XINJIANG

汉语词汇新讲

周 荐 著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目 录

一	什么是词	(1)
二	实语素和词根,虚语素和词缀	(6)
三	单纯词的性质和类别	(10)
四	合成词的类别和结构	(21)
五	词的内容——词义	(29)
六	词的表达色彩	(35)
七	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	(39)
八	意义等同的词——同义词和 意义相反的词——反义词	(53)
九	同音词及其来源	(58)
十	同形词和异形词	(62)
十一	熟语及其类别	(78)
	主要参考文献	(93)
	后记	(100)

一 什么是词

什么是词？这是任何人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一般人对词的认识是模糊的。比如有这么一句话“香港各界都十分关心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如果要让人们来析词的话，结果也许会五花八门，有人可能会认为“香港”“各界”“都”“十分”“关心”“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是词，有人可能会认为“香港”“各界”“都”“十分”“关心”“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是词，也有人可能会认为“香港各界”“都”“十分关心”“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是词，还有人可能会有其他的看法。到底什么样的单位才算是词呢？这就牵涉到词的确定的问题。而要想使词确定下来，最简便而适切的办法，就是看词跟与词相近易混的单位的区别。

首先，词和字是不同的。中国古代语言学把字作为语言的基本单位。现代语言学产生以来，字被认为是书写的符号单位。词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作为书写的单位，字所记录的单位可以是有意义的，如“人”“天”“说”“好”，也可以是无意义的，如“玻”“硫”“啉”“琶”。从现代语言学的角

度说，“玻”“硫”等字所记录的就只是音节，（也有人径称之为“字”），“人”“天”等字所记录的才是语言单位。作为语言基本单位的词，则必须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语言的成分而不是书写的符号。由此看来，“玻”“硫”等就只是字，“人”“天”等才可能具有词的资格。

其次，词和语素是不同的。现代语言学认为，语素是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准此，举凡语言中有意义的单位，只要它是最小的，不能再行分割的，就是语素，如“睫”“黯”“牛”“笑”。在这一点上，词和语素存在着交叉，因为语言中事实上存在着不少单音词。为了把词这种单位（无论它是单音的还是复音的）与语素分别开来，人们又从运用的角度给词下定义，说它是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这样一来，词本身就具有了两重性质：一类词是最小而不能再行分割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如“走”“小”“烟”“很”，另一类词是最小而能再行分割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如“问题”“非常”“想像力”“图书馆”。通常情况下，我们把语素定位为最小的、不能再行分割的、不能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如上所举的“睫”“黯”，以与最小而不能再行分割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词（如“牛”“笑”）和最小而能再行分割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词（如“问题”“想像力”）区别开

来。

再次，词和词组是不同的。词组有两类：一类是固定词组，如“水到渠成”“黔驴技穷”“人民大会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类是自由词组，如“他的书”“好好干”“想不明白”“中国、美国和英国”。通常认为，前一类是词的固定组合体，属于语言；后一类是词的自由组合体，属于言语。但是无论哪一类词组，都是由词与词（或词与词组、词组与词组）构成的，是大于词的单位。词组都不是最小的单位，它们或者能够被随意分割、替换或增减成分，或者所表示的不是一个单纯的而是复合的概念。如属于自由词组的“他的书”，可以分割成“他”“的”“书”三个词，也可以替换成“我的书”“他的笔”之类，还可以增减成分为“他的”“他的好书”“他新买的好书”“他在书店新买的好书”“他昨天在书店新买的好书”等等。属于固定词组的“水到渠成”“人民大会堂”等，它们或者表示非字面理解的深层义，或者是若干个单纯概念的集合体。固定词组有的也与自由词组有着某些相类的性质特点，如某些固定词组也可被拆说或替换、增减成分，像“水到渠成”这个固定词组就也可以被说成“水到了，渠就能成”“水未到，渠不成”“水虽到，渠难成”等等。这并不奇怪，固定词组和自由词组一样，它们都是词组，都是由若干个词/词

组构成的，都是大于词的单位。当然，自由词组被拆说或替换、增减成分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固定词组。

由此看来，词是既不同于字、语素，也不同于固定词组和自由词组的一类语言单位。准此，上所举“香港各界都十分关心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一句话，应该包含“香港”“各界”“都”“十分”“关心”“祖国”“的”“建设”八个词和“四个现代化”一个固定词组。

词是语言中的基本单位，与词汇不同。词汇不是语言单位，而只表示语言中词语的类集。词汇所表示的是个集合体的概念，而词所表示的却是个个体的概念。

首先，从量上看，“词汇”所指的是若干个词的集合，比如我们常说的“英语词汇”“汉语词汇”，所指的都不是一个一个的个体的词；而“词”所指的一般就只是个体的词而不是词的集合，比如“这个词”“那个词”中的“词”即是。当然，汉语中也有“这些词”“许多词”的说法，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些说法当中的“词”有集合体的意义；说法中的集合体意义事实上是由“这些”“许多”这些语法手段表示的。其次，从所包含的单位的性质上看，词汇也不同于词。举凡语言中表示一个概念（单纯的或复合的）、能够自由运用、自成一体而不

被分割开来的单位，就都可归入词汇。词汇所包括的单位，除词以外，还有成语、惯用语、歇后语、专门术语等诸多类别。普通的语文词典就不止收词，也收成语、惯用语等固定词组，如《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辞源》《汉英词典》即是如此。而词当然不可能包含其本身之外的他类单位，这是不言自明的。

由上述分析可知，词汇和词是不可混同的两个概念。有些人可能习惯于说“我今天又学了五个英文词汇”“这个词汇是他这首诗的诗眼”等类的话。实际上这些说法是错误的，应该把句中的“词汇”改换作“词”才是，因为这里所表达的仅仅是个个体的概念。反之也一样。如果有哪个人说“鲁迅的杂文词很丰富”，就不如说“鲁迅的杂文词汇很丰富”更准确，因为这里所说的鲁迅杂文中所用的不但不仅仅是个别的词而且也不止是词这一种语言单位。

二 实语素和词根,虚语素和词缀

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就词的范围而言的语素,则指的是词构成的最小的单元。词内语素,因其性质、职司、功用等的不同而可以划分为两大类,这就是实语素和虚语素。所谓实语素,是指在词内部表示概念意义的语素;所谓虚语素,则是指词内部主要表示语法意义的语素。实语素可以是一个音节的,如“人民”中的“人”“民”,“车辆”中的“车”“辆”,“共和国”中的“共”“和”和“国”,“大出血”中的“大”“出”和“血”,“小本经营”中的“小”“本”“经”和“营”,“在天之灵”中的“在”“天”“之”和“灵”,也可以是两个音节的,如“本生灯”中的“本生”,“玻璃钢”中的“玻璃”,“伏特计”中的“伏特”,“蝴蝶瓦”中的“蝴蝶”,甚至可以是超过两个音节的,如“塔吉克族”中的“塔吉克”,“吉卜赛人”中的“吉卜赛”,“萨噶达娃节”中的“萨噶达娃”,“克里姆林宫”中的“克里姆林”。由两个音节构成的实语素,一部分是连绵词性的成分,一部分是外来词性的成分,由两个以上音节构成的实语素,一般都是外来词性的成分。虚语素可以是一个音节的,如“老鼠”中的“老”,“阿姨”中的“阿”,“刀子”中的“子”,“苦头”中的“头”,也可以是不止一个音节的,如“冷飕飕”中的“飕飕”,“白皑皑”

中的“皑皑”，“麻麻亮”中的“麻麻”，“溜溜转”中的“溜溜”。语素的虚实，不由构成该语素的音节的多寡体现出来，也不由该语素在词首或词末出现的位置来体现。语素之被分为实语素、虚语素，所凭靠的完全是其本身的性质——只表示概念意义的语素，谓之实语素；主要表示语法意义的语素，谓之虚语素。

实语素和实词，虚语素和虚词，并不一定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实词所由构成的语素，可以是实语素，也可以是虚语素；虚词所由构成的语素，可以是虚语素，也可以是实语素。（周荐 1995a）构成实词的实语素如“人民”中的“人”“民”，“吃水”中的“吃”“水”，“雪崩”中的“雪”“崩”，“说明”中的“说”“明”，构成实词的虚语素如“敢于”中的“于”，“蓦然”中的“然”，“老鹰”中的“老”，“阿飞”中的“阿”；构成虚词的虚语素如“为了”中的“了”，“即或”中的“或”，“倘若”中的“倘”“若”，“罢了”中的“罢”“了”，构成虚词的实语素如“但是”中的“是”，“即使”中的“使”，“假如”中的“假”，“或许”中的“许”。

在对词的结构所进行的分析中，词根是常用而重要的一个概念。所谓词根，是合成词构成的基础部分，所表示的一般是概念性的意义成分。在由两个单音节语素构成的合成词中，词根往往可与其中表示概念意义的实语素划上等号，如“钟表”中的

“钟”“表”，“海洋”中的“海”“洋”，“桌子”中的“桌”，“老虎”中的“虎”。但是词根并不就等于实语素，有时词根会是语素的集合体，在由三个或三个以上语素构成的词中就有这样的情况，如“三角形”中的“三角”，“气象台”中的“气象”，“北回归线”中的“回归线”，“无后坐力炮”中的“无后坐力”（当然，“形”“台”“北”“炮”也都是词根）。由语素集合体构成的词根，其所由构成的语素未必就都是实语素，实语素和虚语素组成的集合体也一样可以充作词根，如“老虎凳”中的“老虎”，“阿飞头”中的“阿飞”，“桌子腿”中的“桌子”，“石头子”中的“石头”。（周荐 1998b）

与词根关系密切的是根词。所谓根词，是语言中历史最为悠久而且常常能够再在一些词中充作构词成分以构造新词的词。词根和根词有时会有重合的情形，这情形多发生在由两个语素构成的合成词中。由两个语素构成的合成词，其中的某个表示概念意义的实语素——词根可以独立出来使用，在此种情形下，已独立出来使用的那个原来的合成词中的词根就不再是词根，而成了根词，如“人民”中的“人”，“睫毛”中的“毛”，“裨将”中的“将”，“妇女”中的“女”。而原来的合成词中的词根有的却不能独立出来使用，也就不能成为根词，仍只是合成词中的构词成分——词根，如上列词中的“民”“睫”“裨”“妇”。须要指出的是，根词未必都是单音节的词，汉语中的

不少连绵词就也可视为具有根词的资格,如“妯娌”“逍遥”“妒嫉”“蹒跚”。因为这些连绵词历史都很久长,都具有很强的稳固性,如果需要的话,它们也可结合以另外的语素构成语言中的新的词汇单位,如上列的几个连绵词就可以结构成为“妯娌俩”“逍遥派”“妒嫉心”“蹒跚步”等。当然,一般所谓的根词都是像“井”“饮”“美”“多”这类单音节的单语素词。

现代汉语中的词缀,都是既主要表示语法意义,同时也表示一定的词汇意义的语言成分。如此看来,词缀当由虚语素充任。事实上,典型的词缀就是由虚语素充当的,例如“屋子”的“子”,“看头”的“头”,“老雕”的“老”,“阿姨”的“阿”。但是,现代汉语中的词缀除典型的以外,还有不甚典型的,或正在由不甚典型的向典型的过渡的,这不甚典型的、正在由不甚典型的向典型的过渡的词缀就未必是由虚语素担当的,例如“初一”中的“初”,“售货员”中的“员”,“女排热”中的“热”,“白皑皑”中的“皑皑”。

三 单纯词的性质和类别

词有由单个儿语素构成的,有由不止一个语素构成的。由单个儿语素构成的词叫单纯词,由不止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叫合成词。单纯词中无论从语音形式、意义结构上看,最简单的单位就是单音节词,例如“人”“吃”“好”“很”“一”“个”“也”“吗”。国际上曾有一种看法,认为汉语是单音节语,即认为汉语的词都是或绝大多数是单音词。这一认识,如果是就汉语起源时期的词汇状貌而言的,应该说大体不错。只要我们把汉语史上词汇发展的脉络由今而古作一简单回溯,情况就会显示得很清楚。现代汉语中复音词语占绝对优势,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对《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78)作了统计,发现在该词典所收的 56000 余个条目中,单音词和单音语素有 8795 个,约占 15.71%。由此上溯二三百年来,可以看出明清两代时单音词在词汇中所占的比例已大于现代。有学者曾对《水浒传》《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部小说作过统计,结论是:这三部书中多音节词语和单音词的比例分别为 70:30,64:36,67.5:32.5。(孙常叙 1956)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三部小说视作明清两代汉语词汇使用的代表,我们就可将上述统计数字加合起来得出一个总的百分比:在明清两代的

汉语词汇中,多音节词语和单音词的比例是 67.17:32.83。由今上推两三千年,更可看出殷商时代的单音词在当时的词汇中占绝对多数,复音词语只占少数。我们对《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中华书局 1988)作了统计,发现该词典收词总数为 2050 个,其中单音词有 1589 个,约占 77.51%,复音词语有 461 个,约占 22.49%。从殷商时代到现代这绵长的三千年左右的时间里,单音词在汉语词汇中所占的比例是以平均每百年超过 2% 的速度递减的,或者说双音节词是以平均每百年超过 2% 的速度递增的。甲骨文不过是记录汉语的较早的书写形式,在甲骨文产生之前,汉语已存在了至少几十万年。不难推定,远古时期的汉语的确是一种单音节语。

远古直到上古时期的汉语,在词汇中居多数的单音词之所以自中古开始逐渐成为少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词汇的发展导致复音词的大量产生。《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收词 2050 个,《宋元语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5)收词语 11000 个左右,《现代汉语词典》收条目 56000 余个,在编的《现代汉语大词典》所收条目预计将超过 130000 个。促使汉语词汇量递增的根本原因是复音词语的成倍增长。复音词语的大量增加,当然改变了汉语单音节语的原始状貌,但并不意

味单音词在汉语中的重要功用就此丧失。自远古时代即已产生了一些单音词,发展到现代汉语中分化成了两大类:一类仍旧作为词被人们自由地运用,如“水”“井”“牛”“马”“天”“地”“行”“走”“生”“死”“有”“无”“大”“小”“多”“少”“高”“贵”,尽管它们当中有的词意义已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另一类则失去了或正在逐步失去自由运用的能力而只能作为语素专用于构词,如“民”“裨”“睫”“皿”“辱”“击”“驱”“遣”“巨”“甚”“足”“危”。第一类即是所谓的根词。根词除可独立成词外,也能结合以另外的成分构成合成词或固定语。例如“人”“水”“天”“手”这些根词,就不仅可以独立成词而且有着极强的构词造语能力。我们根据《常用构词字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2)所收的词语作了统计,结果是:以“人”为词根构成的词语有“人格”“人道”“人海”“本人”“凡人”“法人”“人云亦云”“欺人太甚”“风云人物”“后继无人”等 431 个,以“水”为词根构成的词语有“水力”“水彩”“水患”“墨水”“口水”“汽水”“水滴石穿”“萍水相逢”“山清水秀”“行云流水”等 325 个,以“天”为词根构成的词语有“天才”“天井”“天敌”“通天”“归天”“苍天”“天长地久”“花天酒地”“石破天惊”“沸反盈天”等 264 个,以“手”为词根构成的词语有“手稿”“手泽”“手感”“猎手”“旗手”“帮手”“手不释卷”“额手称庆”“眼明手快”“得心应手”等 272 个。

《常用构词字典》所收录的仅仅是“常用”词语，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全部词语。第二类即是所谓语素。通常情况下，它们只用于构词，充当词中的一个成分。一般又以它们是实语素还是虚语素而别为两类，一类叫词根，一类叫词缀。由一个实语素充当的词根，其主要功用是构词，如“泯”可以构成“泯灭”“泯没”，“懦”可以构成“懦夫”“懦弱”“怯懦”“愚懦”；而“泯”“懦”这样的单位不能独立运用，只是用于构词的语素。这是站在现代共时的角度上对其在词中的功用进行考察后所得的结论。如果我们把考察的眼光扩展到固定语的范围，就会发现一些类似“泯”“懦”的单位仍应视为词而不好就看成是语素。如“睫”“暇”在“睫毛”和“闲暇”等词中固是构词语素，但它们又可出现在“目不交睫”“迫在眉睫”和“席个暇暖”“自顾不暇”等固定语中。出现在固定语中的“睫”“暇”是词，不是语素，只不过这种词不是普通的词，而是“化石词”。（俞敏 1984）说它们是词而不是语素，是由于它们不是构词成分而是构成固定语的成分；说它们是“化石词”而不是普通的词，是因为它们在其所在的固定语凝固成的当时还是词，是较能独立运用的成分，只是后来随着语言的发展，它们才逐步不能独立运用而只保存在沿用下来的固定语中，如同化石一般。例如“睫”，在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庄子·庚桑楚》中有“向吾见若眉睫之间，吾因以得汝矣”的

句子,在疑为晋人伪作的今本《列子·仲尼》中有“矢来注眸子,而眴不睫”的话。而含有“睫”的固定语也大致形成于那个时代之间,如“目不交睫”较早的用例见于汉·荀悦《汉纪·汉文帝纪上》:“陛下在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目不交睫,睡不解衣冠。”由一个虚语素充任的词缀,通常也只用于构词。但是,也不排除个别的虚语素可以缀在超过一个词的长度的单位的末了,如“学习马列原著热”中的“热”。此时的“热”,已不好仍称为“词缀”,而宜叫做语缀。词缀也罢,语缀也罢,它们都是由原先的实语素虚化而来的,是由词汇性较强的成分演化成为语法性较强的成分。当然,既是演化的产物,自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各词缀(语缀)也因此而有词汇性、语法性强弱程度大小不一的情况。有的词缀语法性极强,词汇性相应地变得极弱,如“一子”“一头”,它们被人们公认作典型的词缀;有的词缀语法性和词汇性相差无几,难分轩輊,如“初一”“第一”,对它们的词缀的资格,学术界是有不同意见的;有的词缀语法性稍弱,词汇性略强,如“一者”“一员”,它们究竟算不算词缀,争论颇大。(刘叔新 1990b)争论的意见暂且不论,这里只是想说明,古代汉语中的一部分实语素单音节词发展到现代汉语中成了词缀或类词缀,在构词造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单纯词中除单音节词外,还有一些非单音节词,